

云南民族志丛书



藏族志： 聆听乡音

—— 云南藏族的生活与文化

章忠云
著

— 云南民族志丛书 —

藏族志：聆听乡音 —— 云南藏族的生活与文化

◎ 云南大学出版社



章忠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族志：聆听乡音：云南藏族的生活与文化/章忠云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9
(云南民族志丛书/纳麒主编)
ISBN 7 - 81112 - 201 - 4

I. 藏… II. 章… III. 藏族—生活方式—概况—
迪庆藏族自治州 IV. K28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8908 号

藏族志：聆听乡音

——云南藏族的生活与文化

章忠云 著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封面设计	刘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38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112 - 201 - 4/C · 119
定 价	28.00 元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云南民族志丛书编委会

主编 纳 麒

副主编 王清华 杜 娟

编 委 纳 麒 贺圣达 杨福泉 任 佳

尹绍亭 王清华 杜 娟 和少英

方 铁 郑晓云 郭 净 谢沫华

瞿明安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尤 中 杜玉亭 汪宁生 林超民

郭大烈 蔡家麒

总序

纳 麒

“云南民族志”丛书是我院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立项研究是发展我院民族学重点学科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院科研方向调整后的一项重要成果。

民族学是我院的四大重点学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建立了研究机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一批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开展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参与撰写了各民族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及中国少数民族（即五套丛书）。以史鉴今，这些史、志一方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成为今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中国的民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写史修志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族调查及研究处于停顿，80年代恢复、重建民族学科之后，我们面临学科底子薄弱、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知识积累，以及对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也缺乏继承和梳理的状况，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拉开了距离，处于落后的地位。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补课”。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在民族学学科传统中，民族志承担着整个文化人类学资料库的重任，民族志是民族

学发展的一项资格证书。而对从事民族研究的个人来说，一个没有民族志著作的民族学家，将不被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学家。云南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深厚，是民族学研究的宝地。然而，时至今日尚无一套云南民族专志丛书，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学界相继推出了“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等等，民族学著述出版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所缺乏者，唯单一民族的民族志。为此，我院下决心，集中优势资源和人才，打造“云南民族志”丛书，为云南民族学再奠基础。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 本课题由 26 本民族志构成，每本大约 30 多万字。每本民族志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展开描述，内容涉及该民族的历史、环境、生计、传统技艺、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宗教、科学知识、艺术、生命周期、文化和人物等等方面。
2. 成立“云南民族志”丛书编委会，由院内外民族学、民族理论专家担任编委，编委会负责讨论、制定本套丛书编写体例、内容设定，对每本民族志的调查、研究和写作提供帮助和支持。
3. 由我院民族学所组织所内外研究人员实施调查、研究和写作。本课题将作为民族学所中长期课题研究，准备在 5 至 8 年时间内完成。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进行田野工作 6~8 个月，田野工作规定在特定的民族社会环境中，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务实求真”，对现实问题给予具有民族学意义的解释。在进行田野工作的同时聚焦撰写相关报告，以描述的方式记录亲访亲历的第一手资料，视角多重横向，方法多重比较，分析注重现实，分年限、分阶段撰写某一民族专志，成熟一本出版一本。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云南民族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了，这是我院改革开放新思路指导下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相信它对云南，乃至中国民族学的基础学科建设及民族学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目 录

总 序	纳 耀
绪 论	(1)
第一章 云南藏族的居住地及研究点概况	(64)
记忆	(66)
高原峡谷中的家	(73)
三村印象	(84)
第二章 春 种	(103)
提前的开春村民会	(103)
大米田	(113)
开学了	(120)
春天的烦恼	(131)
第三章 收获的夏秋	(157)
射箭节	(157)
医生	(167)
牧人	(173)
靠山吃山	(189)
家住神山	(201)
吉祥神羊	(226)

第四章 冬日阳光	(274)
盖新房	(274)
看电视	(292)
扎卡达	(296)
母亲、女儿	(322)
过年	(330)
第五章 传统与发展	(351)
五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	(351)
传统与发展	(361)
主要参考文献	(372)
附 录	(376)
本书迪庆藏语名称音译词汇对照表	(376)
“云南省迪庆州生态文化类型与生态旅游研究”中 关于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节选)	(389)

绪 论

在完成本书初稿之后，我们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让我谈谈初稿完成后的体会和遇到的问题。因为本书是对云南藏族的生产生活进行描述的民族志，内容都比较感性，与本书有关的一些理性的背景知识如果与主要内容衔接不好，将影响全书的整体效果，而这些背景知识对于理解本书的内容又非常重要。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因此在讨论会上提了出来，老师和同事们给了很好的建议，让我写在绪论中或作附录处理。因此在本书的绪论里除了关于本书的介绍外，还包括了云南藏族的研究现状及云南藏族的简要历史等内容。

一、关于本书

我希望通过本书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藏族的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的描述，从而呈现云南藏族在文化上的包容性特征，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云南的藏族。

藏族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bde chen*）^①、藏族自治州等省、区，现有人口 541.6 万^②。自称为“博”，又因地域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居住在前藏的称为“卫巴”（*dbus pa*），居住在后藏的称为“藏巴”（*gtsang pa*），居住在阿里地区的称为“堆巴”（*stod pa*），居住在西藏北部及四川西部、甘肃、青海的称为“安多娃”（*a mdo ba*），居住在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的称为“康巴”（*khams pa*）。^③今天，在五百多万藏族中，云南的藏族仅有 12.8 万多人，但由于云南藏区处于藏汉交界处，自古以来在内地与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云南藏族是什么样的？与其他地区的藏族有何不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似乎与民族理论中关于对民族的解释“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有所差异。“事实上，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不可能‘长期稳定’，更不会永恒存在。民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时常看到，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未必是同一民族，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未必是同一民族，同一民族未必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同一民族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④

近三四十年来，族群研究（the studies of ethnicity）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提出了一个划

^① “迪庆”为藏语音译词，意为极乐、太平的地方。按：括号内为藏文拉丁字母转写。全书音译词都在括号内标明了转写，不再加注。

^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③ “巴”、“娃”是藏语“人”的意思。

^④ 西饶云贞：《迪庆藏族百年社会发展简论》，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未刊稿，2003 年 5 月。

分世界文化与人群的新概念，在以往的民族理论中，划分民族的单位是所谓客观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针对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的，但这些理论“将每一族群视为被特定文化界定的人群孤岛，忽略了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①“族群”理论认为“族群”是由它自身组成成分认定的范畴，形成族群最大的因素是它的“社会边界”，而不一定是地理边界。^②

当然，将族群作为主观的认同，并不排斥识别民族的客观要素。这里笔者把云南藏族作为研究对象，既运用了客观论的民族理论，注意地域、语言、文化、经济、宗教等客观的要素来界定民族，同时也注意运用“族群边界”的主观认同来界定民族。因此我把居住在云南地域内的藏族与居住于其他藏区的藏族划分开来作个案研究。

本次研究，我选择了云南藏族中三个发展程度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的村子作为云南藏族的代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描述他们不平凡的、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从这三个村子村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云南藏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所走的共同道路及发生的各种变化。

书中以人或事来反映云南藏族的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但这些人或事并非单是一两个人所提供的资料，或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的故事，而是我把这几年与形形色色的研究对象交谈、观察获得的资料，集中在一两个人、一两件事上反映出来。

写作顺序上，根据云南藏族观念中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所要经历的事件为主要内容来写，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 1950 年以来的云南藏族，在绪论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来介绍 1950 年以前云南藏族的历史。在描述事件的方法上，受到黄树民先生《林

^① ^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7 年版。

村的故事》一书的影响，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事件，以期向读者介绍整个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知识与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笔者作为本土民族的研究者，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尊重研究对象的解释，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理解，按民族学的方法客观地对所看到、听到的东西进行描述外，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工作后不是长住家乡，但儿时起对本土文化的耳濡目染并不少，在外工作的经历，反而使我对有的问题、现象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并不把自己独立在外，而是用自我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民族。另外还本着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保持对自己所观察和研究对象负责的态度，在研究中不但告诉人们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形，还对研究对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告诉被研究者如何获得健康发展。

关于使用应用人类学方法的问题，我想也就涉及到平时我们所说的学术良心的问题。这里我有个经历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每次到村里做田野调查，尽管自己是当地人，但在村民的眼里你还是与他们不同，在我去的村子里，村民们总是把我们这些民族学调查者当做记者，而记者在他们心目中，比当地的官员还有权威，他们认为许多矛盾、问题如果经过记者的手，将很容易解决，对其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会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只能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这一来二去，在村里呆上五六个月，在村民的眼里我便成了一个跟在别人后面问东问西没事做的人，还好因为每天都还参加他们的生产劳动，不至于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这种现象让我深思，人应该将心比心，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知识，成书后，有稿费、可以评职称，甚至可以出名，但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一点事。后来，几个经常一块做研究的老师和同事提起此事时，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都希望在今后做研究时要把这个问题考虑

进去，一方面可以达到我们做研究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给研究对象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

本书的完成，从接手课题的时间看，田野调查与写作时间都很仓促，但就研究涉及的内容而言，许多田野资料是笔者自1995年以来对云南藏族所作各种课题、项目研究的副产品，所收集的有关三个村的历史、风俗、生产劳动、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活动、发展程度等资料，在将近九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补充和证实。因此有关的田野工作还是较为充分的，资料的来源比较可靠和丰富。在书中，读者们会发现，相同的事件，就人而言，他们的行为是各异的，正如我写到“牧人”的时候，钨金与孙诺培楚都是牧人，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却相去甚远，一方面是地域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信息时代新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从中能够看到有两种类型的牧人存在，他们两个只是云南藏族牧人形象的代表。在描述他们故事的时候，我把从许多牧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借此，希望研究能够达到相当程度的客观性，避免因文学化的故事情节造成落入文学作品的行列。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使用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参与观察，即在研究点住下（每次一至两个月），直接观察和参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并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二是进行访谈，在访谈中半结构访谈与结构访谈相结合，先以半结构访谈的形式进行开放式集体访谈，即在村民集中闲聊的地方与村民闲聊村里的基本情况，把从中获得的大量信息作出归纳，然后有目的地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等类型的人进行有关主题的关键人物访谈，做到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同时对于有的问题，按类别选择一定数量的村民进行结构式访谈；三是利用参与式快速评估的方法获得了有关社区自然资源分布、自然资源利用、资源管理、社区居住环境、社区居民等方面的许多资料

和村民绘制的许多地图。

从本书的描述中，我们看到，1950年随着云南藏区的和平解放，云南藏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1958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其农业、手工业、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了奴隶；废除了土司、寺院、属卡的特权、杂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之后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一体化文化时代”，迎来改革开放的“信息化文化时代”，^①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与经济制度的变革中，云南藏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外界知道的并不多，因此就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言，这方面的研究理应对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建设有所裨益，对增进广大读者对藏族社会文化的了解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

二、云南藏族研究现状

就目前藏学界的研究来看，藏学研究在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的过程中，一百多年来国内外藏学研究的论著很多，大多数研究是关于藏族历史、宗教、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惯、宗教

^① “一体化文化时代”与“信息化文化时代”这个概念，是2004年4月杜玉亭先生在讲述关于他承担的“基诺族民族志”讨论会上，对中国文化在不同体制下提出的一种界定。一体化文化时代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时期；信息化文化时代则指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人物等诸方面的内容。特别是通过对各种史料的研究来探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演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学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在阐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促进藏区的经济发展、西藏和其他省份藏族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纵观藏学的研究论著发现，对20世纪藏族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研究不多见。大多数论著着重于宏观研究，微观的深入探讨相对薄弱。而且研究相对集中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对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的藏族研究也相对不多。与青海、甘肃、四川相比，云南藏族的研究则有相当大的差距。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活跃在云南藏区各条战线上的藏学爱好者从多方面探索，写出了不少论文与专著，从云南省藏族聚居区迪庆（*bde chen*）州到首都北京的一些藏学研究者也对云南藏区迪庆的研究倾注了心血。

目前，云南的藏学研究主要是对《格萨尔王传》^①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对省内藏文古籍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翻译，编辑了《迪庆州所存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档案目录汇编》；对迪庆的历史、风俗习惯、宗教、自然景观作了系统的资料性调查和评价宣传；开展了“茶马古道”研究；进行云南藏族在历史上藏汉等民族友好往来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探索加强云南与川藏联系经商致富的路子；文献资料和政府文件的翻译；针对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等方面。

^① 先后出版的有：李兆吉、谢世毅翻译的《汉岭传奇》，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78年；德钦民间艺人阿图整理的藏文版《汉岭传奇》，1982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徐国琼、王小松翻译整理的“格萨尔四大降魔史诗之一”的《姜岭大战》，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

对云南藏族的研究，王恒杰先生的《迪庆藏族社会史》^① 是唯一一部研究迪庆藏族社会史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论述了从远古至近代云南藏区迪庆藏族的社会历史。时间上包含了从石器时代到 1994 年之间迪庆的社会历史，内容上包括地理、气候、资源、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宗教、民俗在内的诸多方面。以大量可查的资料和作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近 40 年在迪庆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云南藏区的社会历史风貌。通过对档案、方志、家谱、契约、账簿、文告、信件和诉状等原始文件的梳理，向读者传输了其中丰富的内涵。

郭净博士的论文《卡瓦格博澜沧江峡谷的藏族》^②，是一篇以云南藏区神山信仰为中心的藏族空间文化的历史演变的专门研究。论文通过对德钦藏族对卡瓦格博神山的信仰，以及在这种信仰影响之下，当地人对自然的认识观念，描述当地人怎样借助文化与自然打交道，从中反映出与神山相联系的信仰和行为。相对于家庭住所等空间事象，当地人与地域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更能够反映一个民族对自然和生命世界的总体认识。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经过了许多人的不断总结，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着。对促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西绕云贞博士的论文《迪庆藏族百年社会发展简论》^③，以本民族研究者的身份对云南迪庆藏族的社会历史作了系统的专门论述，填补了云南迪庆藏族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论文通过对处于藏区“边缘”藏族社会的个案研究，探讨了迪庆藏族社会 20

① 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郭净：《卡瓦格博澜沧江峡谷的藏族》，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1 年。

③ 西绕云贞：《迪庆藏族百年社会发展简论》，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3 年。